

致命的罪案，完美的推理。

诡案罪

6

GUI AN ZUI

岳勇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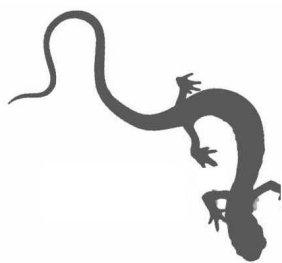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诡案罪⁶

GUI AN ZUI

岳勇◎著

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案罪. 6 / 岳勇著. — 北京 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7
ISBN 978-7-80256-783-2

I. ①诡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9683号

责任编辑: 侯莹 李群
装帧设计: 郑金将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15
字 数: 213千字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783-2
定 价: 36.80元

目 录

校园疑凶 /002

惊魂错杀 /024

生死绑架 /086

致命笔迹 /108

魅影追踪 /118

双尸奇案 /174

恶犬复仇 /188

血色婚礼 /220



刑事侦查卷宗

青阳一中杀人案

案件名称：青阳一中杀人案

犯罪嫌疑人姓名：XXX

立案时间：2013.10.12

结案时间：2013.12.9

立卷单位：青阳市公安局

A50306290920131012

(正卷)

青阳市公安局

校园疑凶

1

星期一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，青阳一中的门卫兼保安胡伯正坐在门卫室听收音机，一个男生走了进来，请胡伯拿钥匙开一下仓库大门，他要进去拿篮球。

胡伯认得这孩子叫石磊，是高三（3）班的一名复读生。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，每逢星期一体育课，总要到学校仓库拿体育器材。

门卫室的墙壁上挂着一排钥匙，每把钥匙下面都贴着一张小纸条，分别写着“活动室”、“停车场”、“劳技室”、“仓库”等字样，表明钥匙的用途。

以前这些钥匙都是用一根铁丝串在一起挂在门卫室，谁要用谁就拿去。后来学校接连发生了几起盗窃案，校方就加强了钥匙管理，让胡伯将每把钥匙拆开分别挂在墙壁上，用钥匙的人，每次只能拿走一把。学校老师取用钥匙，必须在胡伯这里登记。至于学生，则不能独自取用钥匙，如有需要，可以告诉保安，请保安拿钥匙开门。

胡伯从墙上取下仓库的钥匙，关上门卫室的门，与石磊一起往仓库那边走去。

仓库在学校西北角的厕所后面，是由一幢老旧平房改建成的，除了进去拿东西，平时极少有人经过那里。



两人避开头顶的烈日，沿着墙根向前走，当经过仓库窗口时，石磊忽然抽抽鼻子，说：“奇怪，怎么有股臭味？”循着味道从打开了半扇玻璃的窗子里望进去，不由得“啊”地发出一声惊呼。

胡伯顺着他的目光瞧进去，也吓了一跳，仓库中间的地板上躺着一个人，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，臭气正是从那里传来的。

石磊说：“好像死人了，快打开门看看。”

胡伯吓得脸色煞白，急忙跑到大门前，那是两扇老式的大木门，门上有钉锦，小铁环上挂着一把新挂锁。

胡伯拿出钥匙，手忙脚乱地插进锁孔，因为手抖得厉害，扭了几下，竟没将锁打开。

石磊看得着急，说：“还是让我来吧。”

胡伯把钥匙递给他，石磊接过钥匙，插进锁孔，用力一扭，锁便开了。

两人打开大门冲进仓库，一股臭味扑鼻而来，仓库中间果然躺着一个人，是个男的，胸口插着一把水果刀，地上流下的一片血迹早已变黑凝固，也不知道死了多长时间，尸体已经变成绿色，还冒着气泡。

“好像是咱们学校的周一全老师。”胡伯退到门口，声音有些发抖，“不要破坏现场，我留在这里，你快去叫人。”

石磊“哦”了一声，这才如梦方醒，跌跌撞撞朝学校办公楼跑去……

2

警车呼啸，十分钟后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范泽天带人赶到了青阳一中案发现场。

经初步调查和现场勘察证实，死者系青阳一中男教师周一全，因被人用水果刀刺穿心脏引发体腔内脏大出血而致死。

据法医初步推测，死亡时间已超过 60 个小时。



据了解，上周五最后一节课，周一全还给学生上过课，下午5点30分下课后，周一全才离开教室。

由此可以推测出，死亡时间大致在上周五下午5点30分之后至深夜12点之前。现场有搏斗过的痕迹，仓库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。

水果刀刀柄检测不到指纹，应该是被凶手擦拭干净了。因为平时有人进出仓库拿东西，地上脚印凌乱，警方采集不到有价值的脚印。

据青阳一中的吴校长介绍，死者周一全，系该校高二（2）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，现年32岁，三年前离婚，至今独居。

周老师是师大毕业生，教学水平较高，平时为人低调谦和，很少得罪人。他进取心很强，最近通过公务员考试考上了公务员，不久就要调到市里一个实权部门上班，工资加福利，至少比在这里当教书匠高出一倍。想不到他的调职手续还没办完，竟然就遭此横祸。

今天上午，高二（2）班有一节班会和两节语文课，都是周老师的课，却没有看见他进教室。吴校长打他的手机又没有人听，心里正奇怪呢，想不到就听到了周一全被杀的噩耗。

发生血案的这间仓库，有前后两张门和左右两扇窗户。窗户上安装了防盗网。

后门是一张样式老旧的单扇实木门，有上中下三道插销从里面闩着，关得很严实。

这种铁制的插销，只能从里面插上和打开，从外面是无法打开或关上的，所以凶手从后门进入或离开的可能性不大。

最后警方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前门。

前门用的是挂锁。

据发现尸体的保安胡伯和学生石磊反映，他们进入仓库时，门是锁上的，挂锁上面并无被撬的痕迹。

胡伯说这门上的旧锁生锈了，这把锁是他上周一新换的。

据警方痕检人员初步检查，挂锁完好无损，并无人为撬开过的痕迹。



这种防盗挂锁的内部结构，比一般挂锁复杂得多，用一般的万能钥匙很难不留痕迹地打开。

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凶手和死者，用仓库钥匙打开挂锁进入仓库的可能性最大。凶手杀死周一全后，又用钥匙将大门锁上，然后离去。

案发时，应该是上周五放学后至深夜 12 点之间，这时学校师生都回家过周末去了，校园里几乎没什么人。

此时杀人并弃尸仓库，至少要等到下一个星期有人进入仓库才有可能被发现。

这时凶案已发生两天多时间，尸体早已在炎热的天气里发臭，许多作案痕迹都已自然消失，对警方侦办案件就很不利了。

也许这一切，都是凶手早已算计好的。

“咦，这后门内插销，怎么自己会动？”一名负责现场勘察的刑警忽然叫起来。

范泽天跑过去一瞧，只见后门底部的插销，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，竟真的自己跳动了两下，似乎是要从插销“鼻”里挣脱出来似的。

紧接着后门中间和顶部的插销也微微抖动了几下。

范泽天忽然明白过来：“门外有人。”立即打开后门冲出去，却发现后门口站着一个人穿校服的长发女生，手里正拿着一块大磁铁。

范泽天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小雪，是你？”

这女孩儿，正是他女儿范雪。

范雪在这所学校念高三，平时喜爱看推理小说，也爱缠着老爸听他讲亲身经历的探案故事。她的理想是长大了做一名探案如神的女警察。

范泽天低头看见女儿手里拿着一块磁铁，贴着后门晃来晃去，就故意板着脸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不用上课啊？”

范雪说：“我们这节是体育课，可以自由活动。你们刚才不是说凶手不可能从后门进出吗？我现在就要证明给你们看，凶手通过在门外用磁铁控制门里边的铁插销，是可以隔着后门将插销打开或者插上的。”



范泽天问：“那你证明得怎么样了？”

范雪嘟着嘴说：“如果不是你开门，我早就成功了。”

范泽天把脸一沉，道：“胡闹！我们在门里都看见了，你用磁铁只能让里面的插销稍微抖动一下，这门关得很紧，用你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隔着木门遥控里面的插销。你说的这些，只是推理小说中用来破解密室的诡计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实现不了。”

正说着，负责在现场附近搜索的刑警小李朝他招了招手。

范泽天立即跑过去。

仓库紧挨着学校北面围墙，围墙外是一条小河沟。小李刚才在小河边的杂草丛中找到了一把大铁剪。

范泽天戴起手套，拿过铁剪仔细看了一下。铁剪约有一尺多长，是一把电工用的强力大铁剪。

范泽天从学校后门走出去，看到河沟边建有一个高压电箱，大铁剪掉落的位置正好在电箱下面的杂草中。

小李说：“也许是电工在电箱上面干活儿时，不小心掉落下来的。”

范泽天点点头说：“有可能。”

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，现场勘察工作才算结束，但并未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

3

周一全的尸体运去尸检，现场封锁解除之后，范泽天把保安胡伯留了下来，向他详细了解仓库大门钥匙的保管和使用情况。

胡伯说这把锁是上周一刚换上去的，换上新锁之后，几乎每天都有学生进仓库拿东西，不是要拿体育器材，就是要拿实验用具，或者是演出道具之类的，但每一次都是他亲自开的门，钥匙没有经过学生之手。



范泽天问：“那有没有老师借用过钥匙？”

胡伯翻看过登记簿后说：“换新锁之后，来借用过钥匙的老师，只有柳老师。她是学校的艺术老师，上个星期有一场演出，她要到仓库拿服装和道具，时间是上周二下午4点半。学校有规定，老师是可以自己取用钥匙的，所以我并没有跟着柳老师到仓库。不过柳老师拿到服装道具后，很快就将钥匙还回来了，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，应该没有时间去配制一把同样的钥匙吧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，复制钥匙，并不一定要把钥匙拿走啊。”忽然从后面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。

范泽天不用回头，就知道是自己的女儿范雪。现在是下课时间，自己穿着一身警服，往操场边上一站，自然会引起学生们的注意。这时仓库门前早已围了不少学生，范雪在这里也不奇怪。

范雪见父亲并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，就接着说：“只要拿到钥匙，随使用石膏、橡皮泥、面粉团，甚至是吃剩的馒头，按下一个钥匙印，就可以找高明的锁匠配制出一把一模一样的钥匙来。”

范泽天露出赞许的目光，看着她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有这个可能。这位柳老师，你认识吗？”

范雪笑道：“她被评为咱们学校‘最美女老师’，谁不认识她呀？”

据范雪介绍，这位柳老师名叫柳雅梅，今年28岁，是学校的艺术老师，不但长得端庄漂亮，而且性情温柔，多才多艺，据说曾被学校男生评为全校“最美女老师”。死去的周一全，三年前曾追求过柳老师，但被柳老师当面拒绝。

范雪最后补充说：“听说从上学期末开始，周老师又开始对柳老师发起了爱情攻势，但结果如何，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难道就是这位柳老师，为了摆脱周一全这个痴心汉对自己的纠缠，而杀死了他？

范泽天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吩咐身边的小李去找学校吴校长要一张柳老



师的照片，到周边钥匙摊去问一问，看看最近柳老师有没有去配过钥匙。

然后他又问女儿：“柳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？带我去见见她。”他决定正面接触一下这位校园“最美女老师”。

在范雪的带领下，范泽天来到了学校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。

见到柳雅梅时，范泽天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位柳老师，无论长相和气质，都很像年轻时期的香港明星赵雅芝，清丽秀雅，淡然脱俗，难怪会被全体师生评为“最美女老师”。

范泽天跟柳老师打声招呼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，有点事，想找柳老师谈谈，不知是否方便？”

柳雅梅好像早有心理准备，请他坐下后说：“是为了周老师的事吧？”

范泽天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我们听说周老师以前曾追求过您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柳雅梅说：“确实有这么回事。”

她告诉范泽天，大概三年多前，周一全离婚后不久，曾公开追求过她，但她当面拒绝了他。主原因是她觉得他的经济基础不太好。周一全每月工资不到三千元，还要按月给跟着前妻的孩子几百块生活费。

另外，他有一对生父母和养父母，都住在乡下农村，每月还要各付几百元赡养费。每月余下的，也就一千多元了。他在城里无房无车，一直租房住，如果跟他结婚，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。

柳雅梅虽然不是一个拜金的女人，但还是觉得跟一个连养家都困难的男人在一起生活，是很难得到幸福的。所以就直接拒绝了他。

范泽天边听边点头，说：“听说他最近又重新追求过你，是吗？”

柳雅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们警察的工作做得可真够细致的，连这个情况都被你们掌握了。”

大约是今年上半年的6月间，周一全忽然请柳雅梅吃饭。席间，他告诉柳老师说自己在东城区买了套房子，已经付了首期。然后直接问她：“现在，我是不是有资格追求你了？”

柳雅梅听了，很是吃惊。东城区的房子最少也得一万块一平米，首付三



成的话，至少也得三四十万元。周一全平时少有积蓄，怎么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呢？

柳老师就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中彩票了。

周一全笑而不答，只说买房的银行贷款，估计三五年时间，他就可以还清。

当时正是6月底，高考刚刚结束，毕业班已经放假，但柳雅梅和周一全都不是教毕业班的，仍然要上课，她是跟别的老师调了一节课的晚自习，才有时间出去吃饭的，所以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。

最后柳雅梅告诉周一全说：“很遗憾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现在在美国留学，我们已经约定等明年他回国后就结婚。”

范泽天问：“那后来呢？他有没有再纠缠过你？”

柳雅梅说：“他并不死心，后来又约我出去吃饭，甚至放学后到办公室来纠缠我，都被我严词拒绝。”

范泽天瞧着她道：“能问一下，上周五下午放学后至深夜这段时间你在干什么吗？”

柳雅梅笑笑说：“是问我不在场的证明吗？上周五下午放学后，我到学校对面的‘真功夫’吃过晚饭后，就约了一位朋友去逛街，一直逛到深夜才回家。我可以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写给你，我说的这些，你都可以去调查。”

范泽天起身说：“好的，我们会的。”

4

第二天中午，分头调查的各路人马回到刑侦大队集中。从反馈回来的情况看，柳雅梅所说的话，基本属实。上个星期五下午放学后，她确实曾到学校对面的“真功夫”吃晚饭。

当时到店里吃饭的人并不多，加上她又是那里的常客，所以服务生记得很清楚。她吃过饭还在店里坐了一会儿，等到一位女性朋友来了之后，才起



身离开。

据那位朋友反映，他们那天在步行街逛到很晚，分手回家时，已经是深夜 10 点半了。

但周一全死亡的时间，是在上周五下午 5 点半至深夜 12 点之间。

从理论上讲，柳雅梅与朋友分手后，立即偷偷潜回学校，杀死她事先约到仓库见面的周一全，仍然是有可能的。问题在于，她手里有能打开仓库门的钥匙吗？如果能证实这一点，就好办多了。

午饭后，拿着柳雅梅的照片去钥匙摊打听消息的小李回来了。他问遍了市区配钥匙修锁的摊子，都说没见过柳雅梅去配钥匙。

那些锁匠看了照片后说，这么漂亮的女人，长得跟赵雅芝似的，如果光顾过自己的档口，一定记得的。

范泽天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

这时电话响了，从法医那边传来消息，说经过对周一全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，最后确定其死亡时间约在上周五下午 5 点半至夜里 10 点之间。这比原来法医在案发现场初步推测的死亡时间范围缩短了两个小时。

这样一来，深夜 10 点半才与朋友逛街后分手回家的柳雅梅，就没有了作案时间。她杀人的嫌疑，也就基本可以排除了。

下午，范泽天申请搜查周一全住所的搜查令批下来了，他立即带着小李等人赶到周一全的住所。

周一全新买的房子，在新城区名庭豪苑内，三房两厅，大约一百个平方，售价至少一百万。柳雅梅说得没错，买这样一套房子，按揭首付至少也要三四十万。一向经济并不宽裕的周一全，怎么突然有钱买这么高档的房子呢？他还说只需三五年就可以全部还清房贷，难道他找到了什么生财之道？他的死，与此有关吗？

带着无数疑问，范泽天在周一全的房子里仔细搜查，并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屋子里的书非常多，沙发、凳子、床头、桌面，到处都摆着书，多是些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书籍和期刊，这也许跟周一全是



语文老师有关吧。

打开书房，里面摆着两个书架，一个书架上摆满了跟周一全所教授的高中语文有关的各种教学书籍，另一个书架上，则摆着许多物理学和电子学方面的教材。书桌底下有个纸箱，箱子里放着许多细小的电子零件。

小李看罢后说：“莫非这位周老师业余时间在从事电器维修工作？”

范泽天却道：“他就是去修飞机，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赚到这套房子的首付啊！”

柳雅梅的作案嫌疑被排除，搜查周一全的住所又一无所获，各路调查都没有新进展，这桩凶杀案查到这里，线索就断了。

范泽天下班回到家，连吃饭都有些心不在焉。

晚上10点多，范雪上完晚自习回家，看见老爸呆坐在电视机前，电视机开着，眼睛却一动不动地望着别处，就拍了一下老爸的肩膀问：“老爸，是不是周老师的案子，遇到困难了？”

范泽天收回思绪说：“可不是，几条线索都断了。”就把今天的侦查情况，简单说了。

范雪听说搜查周一全的住处时，发现他书房里有很多物理学和电子学方面的书籍，也觉得十分奇怪：“周老师在学校是教语文的，平时爱好文学，还发表过小说，但没听说他有其他方面的爱好啊。对了，你们在他书桌下面纸箱里发现的那些电器元件，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范泽天说：“都是些很小的电子元件，具体是做什么用的，我也搞不懂。不过我顺手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。”

范雪说：“快把照片给我看看。”范泽天就拿出手机给她看。手机像素很高，照片拍得很清晰。

范雪像个称职的侦探一样，认真看了照片，想了一下说：“老爸，周老师被杀的那间仓库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密室，没有钥匙是绝对无法不留痕迹地进入这个密室的。你们把调查重点放在钥匙上，这一点是对的。但我觉得，你们在调查过程中，似乎忽略了一个人，一个接触过钥匙的人……”



“一个接触过钥匙的人？”范泽天忽然醒悟过来，一拍大腿打断她的话道，“对，你说得没错，我们确实从一开始，就忽略了一个最有机会作案的人，那就是你们学校的门卫兼保安胡伯。”

范雪还想说什么，范泽天却已兴奋地站起身，用手机拨打电话：“小李吗？明天你给我查查青阳一中的门卫胡伯的底细，尤其要搞清楚他跟被杀的周一全之间有无过节。”

5

第二天早上，范泽天刚回到单位上班，就见小李兴冲冲跑进来，兴奋地叫道：“范队，你可真神了。我调查过那个胡伯，你别说，他跟死去的周一全，还真有些过节。”

原来他昨晚接到队长的命令后，连夜找到熟悉胡伯的人展开了详细调查。

胡伯，本名叫胡南宗，现年50岁，乡下人，老婆孩子家人都住在老家，他独自一人在城里打工，在青阳一中已经做了十多年门卫。

他除了做保安，暗地里还有一份兼差，是这一带地下六合彩黑庄下面的一个小庄家，平时负责向周围彩民收钱及发放码报，偶尔也向彩民透露一点特码什么的。

据说在他的怂恿下，周一全曾在他的手里买过六合彩，有一次周一全根据他透露的特码，买了二百元，结果中了四千块。

后来胡伯又给了他一个特码，说是包中，一心想发财的周一全竟然从存折上取了两万块，全都押在了这个特码上，结果血本无归。

周一全觉得是胡伯联合大庄家骗了自己，就叫胡伯归还自己的两万元。胡伯自然不会还他的钱，两人为这事吵过好几次。后来周一全还威胁说如果不还钱，就去向公安局举报。

这都是去年的事了，最后胡伯还钱没有，谁也不知道。



范泽天听完汇报后，盯着小李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胡伯既不想还周一全的钱，又怕他举报自己，最后只好将他骗到仓库杀了灭口，是不是？”

小李说：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。”

范泽天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立即传讯胡伯，先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”

胡伯被带到公安局后，范泽天立即对他展开质询。

胡伯对自己是地下六合彩小庄家的事，倒是供认不讳，但对于杀人灭口之事，却矢口否认。他说自己确实因为买卖六合彩的事跟周一全产生过纠纷，但那已是去年的事了。他的上线，也就是地下六合彩的大庄家，早已出面摆平这件事。他绝不会因为这件事对周一全下毒手。

范泽天问：“上周五下午5点半至夜里10点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胡伯说那段时间，他一直在学校门卫室里。当时学生放学后，他叫学校门口的小餐馆炒了两个小菜送过来，然后跟学校一位退休的甄老师坐在门卫室门口喝酒。

两人都是棋迷，喝完酒后，又杀起象棋来，一直杀到深夜11点，才收场。

范泽天叫小李立即去青阳一中找这位退休的甄老师核实情况。

结果甄老师说上周五他跟老胡喝酒下棋是没错，不过大概夜里9点左右就散场了，并不是胡伯说的一直下到深夜11点才结束。

也就是说，老胡与甄老师下完象棋后，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杀人。

虽然胡伯已经年近五十，但身材魁梧，身体健康，加上每年都要到市公安局下辖的保安公司接受培训，相信要对付身材瘦削的文弱书生周一全，应该不成问题。他身上的嫌疑，陡然加重了。

“老胡，你胆子真不小啊，到了公安局，还不肯说真话。”范泽天故意把一副手铐“啪”的一声拍在桌子上，“如果你不说真话，咱们就真的只能把你当杀人犯对待了。”

胡伯吓得浑身发抖，哭丧着脸说：“范队长，我、我绝对没骗你们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”

